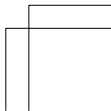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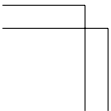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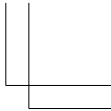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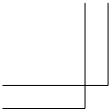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全球化的本質







全球化是一九九〇年代末期的概念，直至今日仍維持其主流性。它引發社會科學界的廣泛討論，且被政治人物引用得越來越多，包括許多左派人士在內，以正當化其政策。依此觀點，左派政府毫無選擇地只得放棄其傳統福利國家的政策。任何抗拒全球化的企圖終歸失敗。

由此可知，全球化是一爭議性的概念，因其在個人、國家或全球層面都具有重要的經濟、政治與文化意涵。在以下重點提示 1.1 的引述中顯示一些針對全球化相互衝突的態度與觀點。

重點提示 1.1

對全球化的態度

- 「每個年代都有其特定的慣用語，全球化當然也是其中之一。」（Kapstein, 1996a, p.351）。
- 「全球化是不可避免。」（World Bank, 1995, p.54）。
- 「『全球化』是一九九〇年代最流行的字眼。」（Barnet & Cavanagh, 1994, p.13）。
- 「『全球化』是立基於單薄基礎上的巨大大概念。」（Weiss, 1998, p.212）。
- 「『全球化』是適用於沒有幻想的世界的一個迷思，但它實際上也奪去了我們的希望。」（Hirst & Thompson, 1996, p.6）。

不論他們之間的諸多差異為何，大部分接受全球化概念的作者都同意，在今日的世界中有一些新事務發生，且有別於其他類似的過程，如國際化或現代化。全球化所涉及的過程至少有以下幾點是大家勉強達成共識的，如重點提示 1.2：



重點提示 1.2

全球化過程的要素

- 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社會間的連結增加且深化。
- 金融資本、訊息與文化印象幾乎毫無阻礙地在世界各地流通。
- 多國公司漸增的活動與權力。
- 在許多國家經濟成長伴隨著升高的分配不均。
- 全球消費文化形成中。
- 更多國家的人民旅遊與移民到更多的國家；更快速的運輸與通訊的方式而使得時間與空間加緊被壓縮。
- 公眾對世界所發生的事件，以及該事件對本國的可能影響有更多的覺醒。
- 政府的或非政府的超國組織快速成長，補充、代替與支持民族國家的活動。

有關全球化討論的諸多歧異可歸納為下列五個標題來討論：全球化的定義、根源、驅力的本質、對社會的影響，以及未來的方向。討論全球化的這五個面向的不同理論與意識形態可區分為四個主要立場：科技狂熱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的悲觀論者、多元主義的務實論者、懷疑的國際主義者。這並未囊括所有作者對全球化的觀點，但它具有整理這些令人非常混淆的討論的優點。

既然，本書是關於全球化對人類福利的影響，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全球化的社會經濟層面，而較不是放在文化與政治面向。全球化這四種角度的簡要討論難免會過度簡化，但令人期待的是將以清楚而易為讀者接受的方式呈現這些立場的基本要素，也試圖追溯這四種立場的最近的源頭，因為不論聽起來多基變（radical），當今的理念總是根源於過去。

第一節 科技狂熱論者

定義

依照這個探究途徑，全球化意指二十世紀後半出現的世界經濟跨國化的增長，是由於科技進步與採納個人主義的市場倫理的結果。政府對貨物與資本流通的限制已解除，以致個人討論「無疆界的」世界有了正當性。現今全球市場較民族國家政府更具形塑事件進程的力量。國家經濟有如過眼雲煙；國際經濟亦然，因為它不再只是國家經濟的總和。最近幾年跨國經濟，或全球經濟的出現讓市場與企業在全球「無疆界的世界」裡運轉，並脫離了國家的束縛。

從這一派著作的論述中尚不能釐清是否存在於當今的、跨國的、全球的、無疆界的經濟已成氣候，或者還只是在過程中，而將成形於未來的某個時候——不論是現實或期望。許多針對這個探究途徑的批評是它立基於現實的假設——目前已存在的。

多國公司的案例顯示，當今全球性的操作趨勢遠勝於過去的事實，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已全然自由自在，也就是說來去自如。如黑爾德等所觀察的「多國公司不能任意地設在任何地點與每個地方……全球化的生產與分配有其限制」（Held *et al.*, 1999, p.269）。

起源

追溯全球化的起源是件冒險之事。然而，這派作者花很少時間討論全球化始於何時的議題。他們傾向視其為一九四五年之後的一個過程，因著運輸與電信的新科技發展，促使資本與市場較過去移動快速所致。科技的推進藉助於動能十足的意識形態——進步的個人主義，其強調國家保護與供應犧牲了私人企業。新科技與新意識形態聯手促成市場與資本的全球化。



所有全球化理論性的探究途徑有其過去的根源，科技探究途徑亦不例外。它可溯源於一九六〇與一九七〇年代早期的某些經濟發展理論。談到科技的重要性，論述發展得最好的首推是柯爾和其同僚於一九七〇年代早期所提出的工業主義的邏輯論。工業科技有明確的邏輯影響到社會上的其他機構——教育系統、勞動力、社會流動、居住形態、價值體系等。科技藉由打破傳統文化與引導社會運作成為一個工業社會，達到使社會同質化的結果。也許不同的社會將以不同的速度行經不同的路徑，但方向是相同的，因而共同創造了工業社會。會如此是因為工業社會立基的「科學與科技」、「用共通語言發聲」（Kerr *et al.*, 1973, p.54）。

談到個人主義企業的意識形態對經濟發展的顯著性，最近的前身被發現在一九六〇年各種現代化的論述中（Hoselitz, 1960; Rostow, 1962）。其基本的訴求是西方的經濟援助並不足以支撐第三世界的工業化。他們在現代化前必須先採取工業先進國家個人主義的價值體系。為了成就現代化，第三世界國家必須先西化。第三世界中許多傳統機構的價值被認為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失功能的，必須被轉型為類似工業先進國家的機構。科技狂熱者將所有這些留給市場去處理。他們對政府的僅有要求是不要干預。

驅力

對這派論述者來說，全球化背後的核心驅力是科技——尤其是電信與電腦，亦即二十世紀後半的資訊革命。其推動與維持了全球化的心臟所在的新金融市場。瑞斯敦（Wriston）有以下的說法：

我們新的國際金融體制與過去的有根本性的差異，因為不是由政治家、經濟學家、中央銀行家或財政部長所建構的……它是由科技……是藉由電子通訊與電腦與這個地球上相互關聯的男人與女人共同建構出來的。（Wriston, 1988/1989, p.71）

史俊吉堅稱現今的市場較政府的運作更強而有力，並將這種改變歸因於「累進式的科技變遷是轉變政府與市場間權力平衡的主因」（Strange, 1996, p.7）。甚至，很有理由相信科技變遷將持續累增。

資訊革命也意味著國家的疆界對金融市場與貿易毫無意義。「市場不再是地理的位置，而是可傳輸到世界各地的銀幕上的資料」（Wriston, 1988/1989, p.72）。態勢是不變的，全球商業中心「將永不退回至舊國界裡」（ibid., p.72）。

科技論者未忽視全球化的政治與社會面，但他們堅持全球化的科技和經濟層面是重要的，且成為政治上與文化上的決定因素。社會次體系間存在著函數關係，將政治與文化面加入全球化概念中。

全球化的影響

根據這派論述者的說法，全球化有其經濟、政治與社會絕對必要性。在經濟領域，要求低勞工成本，吝嗇與寒酸的管理形態，以及刪減政府預算來激勵企業與國家競爭力。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裡，資本與投資可以相當自由地從一國轉移到另一國，以選擇具最佳經濟條件者。國家政府企圖阻擋此一全球化的經濟邏輯終將失敗。全球化的經濟的絕對必要性觀點備受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的支持。結果，近幾年其對政府政策深具影響。

全球化也有兩個乍看之下似衝突的政治絕對必要性。第一，全球化意味著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因全球化的經濟價值與資本主義的一致，而與社會主義核心計畫的價值背道而馳。既然，經濟決定政治，全球化暗示著社會威權主義的體制終將消滅。這就是福山在宣示歷史的終結與蘇維埃形態的社會主義的瓦解，而資本主義獲得勝利時心中的科技邏輯。

由科技驅動的經濟現代化的開展，藉由允許相當程度的經濟競爭和市場機制決定價格，為已開發國家創造強烈的誘因去接受普世



的資本主義文化的基本概念。(Fukuyama, 1992, p.96-97)

這也是政治的與經濟的自由間象徵性的整合，在沛藤論述香港和中國時，提出警告的想法「你不能區隔自由。你可以在政治與經濟間築一道牆，但它可能只是道沙牆」(Patten, 1998, p.181)。

第二，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民族國家將失去多數權力並移轉給多國公司的新興勢力。全球的新秩序不再由民族國家形塑而由數百家企業巨人帶領，它們大多比許多獨立國家還大(Barnet & Cavanagh, 1994, p.14)。在國家的層次上，這些企業的權力如此強大以致他們已大幅弱化了政府對國家經濟與社會的管控(Strange, 1995, p.298)。政客無法體認此一趨勢，行事作風仍假定民族國家政府強過市場。結果是「人民不再相信他們」(Strange, 1996, p.3)——跟隨而來的是對政治體系普遍地嚴重缺乏信心。

全球化已創造一個「無國界的世界」(Ohmae, 1990)，在此國家已不再是組織經濟活動的最佳機構，因其忽視存在於不同人群中真正的連結與合力(Ohmae, 1993, p.92)。基於這個理由，「傳統的民族國家已成為非自然，甚至不可能的商業單位」(Ohmae, 1996, p.5)。

皮特森舉出四個國家政府逐漸將其權威讓渡給全球市場的新興勢力的理由。第一，「全球經濟與金融整合的速率加快」的事實(Peterson, 1996, p.265)；第二，「分割的市場的日子屈指可數」的事實(ibid., p.267)；第三，「全球資本流動的規模超過最強有力的政府能管理其壓力的能耐」(ibid., p.268)；第四，「政府逐漸沒有能力跟上科技和資訊流通的步調」(ibid., p.269-270)。既然這是無可避免的過程，對國民福利重要的是政府權力讓渡的方式。

在社會面，這派論述的共同傾向是過度強調全球化的令人渴望的結果。他們認為全球化對經濟、政治以及文化的改變是有益於世人的，因其提升了生產力、經濟成長與生活水準；他們創造一個具有全球秩序的民主社會的世界；而且帶動人與人間的文化對談。問題確實

存在，但隨著全球化的成熟而這些調適問題將逐漸消除。

未來

對這派分析家來說，全球化是個不可抗拒的過程，對全世界有益，應受到歡迎而不是被抗拒。我們也許尚未居住在全然全球化的世界裡，但已不知不覺地快速邁向這個快樂的態勢。它將使政府喪失權力，但依瑞契的說法，國家經濟也將不例外。他們將被地區的及全球的角色取代而成為往日情懷。

幾乎每一個生產要素——錢財、技術、工廠與設備——毫不費力地越過疆界，所謂國家經濟的概念已毫無意義，國家企業、國家資本、國家產品和國家技術等概念亦然。（Reich, 1991, p.8）

國家政府不會消失，但其在經濟面的主要用途將是作為經濟全球化的準備基地，也就是，吸引國際上的投資客——用福來德門的說法是「電子化人群」。這將取決於他們是否願意穿上「黃金束縛」——就是經濟自由化——私有化、預算平衡、低所得稅與關稅等（Friedman, 1999）。不願意這樣，就只好等著經濟迫使國家破產。

總結來說，這個探究途徑的優點是強調科技與市場影響經濟過程的本質，及其轉型其中的部分，例如資本流通，進入全球力量的方式。它的弱點是以經濟概念來界定全球化，對目前全球化的程度過度誇大，並有目的地預言全球化在未來將不可避免地創造一個完全無邊界的新自由主義世界。它對微晶片力量的絕對信念是其優點也是關鍵的弱點。



第二節 馬克思主義的悲觀論者

這一派包括對馬克思主義傳統親近度不同的學者。不論他們間的諸多歧異，他們都同意這樣的基本前提，資本主義的驅動邏輯使獲利力持續增加，是推動全球化背後的主力。

二十世紀前半，大多數的馬克思主義者擁抱馬克思的樂觀看法，就長期而言，資本主義提供解放與現代化的力量。它將擴散至全世界且將創造足以推翻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強大勞工階級。當樂觀主義體認到一九五〇與一九六〇年代殖民主義的崩潰並沒有帶來經濟的富裕或社會主義時，就讓位給悲觀主義了。不同的「依賴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嘗試解釋這個新的情境。核心的訴求是新世界體系與舊殖民世界體系並無太大差異。工業先進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力量持續掌控世界運行的方式。發展中國家的貧窮，以及富有國家的財富，是世界體系中結構化的權力關係下不可避免的結果。貧窮與財富是同一個銅錢的正反兩面。

雖然依賴或世界體系理論家都不談論全球化，但他們的觀點為一九九〇年代的馬克思論述者提供全球化命題的基礎。在一九九〇年代早期的論述，史卡爾指出世界體系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三種跨國的運作上是一個整體。每一種跨國的運作都被引導驅動全球化的一個主要機制所掌控。如史卡爾所言：「我以為跨國公司是跨國經濟運作的主要場域；跨國資本階級是跨國政治運作的主要場域；而跨國文化意識形態運作的主要場域則被發現在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中（Sklair, 1995, p.6）。在這三種跨國運作的權力場域中，消費主義的文化表現突出。如過去一樣，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是全球資本主義啟動的能源。司機是跨國資本階級，大型企業則是交通工具（ibid., p.49）。

哈衛的著述則提供了與下一節將討論的多元論主義理論間的連結。哈衛以馬克思的觀點著手，認為資本主義傾向於發生週期性的危